

新曲藝叢書

# 和 媪 妯

· 第十二輯 ·

王燕飛 金守誠 等作

新華書店發行

PDF

8  
W  
2

目 錄

妯娌和.....	王燕飛、金守誠 一
老婆子和小金魚.....	王亞平 三
金喜翻身.....	老舍、侯一塵 二〇
魏新元學文化.....	馮不異 二六

# 妯娌和

王燕飛  
金守誠

## 第一回

男女老少一條心，  
家家常開民主會；

大地黃土變成金；  
發家致富有保證。

四句說白道出一段家庭和睦的故事來，諸位穩坐靜聽，待我慢慢的唱來——  
說的是土改後另是一層天，

窮苦農民把身翻：

少地的分了那蓮花土，  
手裏有了犁和耙，

缺房的住上了好莊園；  
驟子牛馬槽頭拴。

土地改革變天下，  
吳老七今年六十歲，

好比那雲消霧散晴了天。  
十六當僱工當到五十三；

五十三歲沒有穿過圍圍襖，  
土改分了二十五畝地，

整年挨餓受飢寒。  
一條叫驢房八間。

他盼着生產發家新光景，  
三天兩頭來鬧架，

誰知道兩個兒妻不沾孩！  
擲盆子打碗吵破天！

這一天爲了春耕訂計劃，

天夕叫到星出全。

全家人才都叫一處，

問誰誰也不說話，

一個臉朝北來一個面朝南；

好像欠她二百錢。

話說這天爲了訂春耕計劃，吳老七夕就召集家庭會議，直到滿天星星才把人叫齊。吳老七說：「眼看春暖花開，就要動手春耕，大家討論討論訂個計劃吧！」可是誰也不哼，誰也不喘，只聽得老黃牛碰着槽頭咕東咕東的響。老婆母添了兩回草還不見有人發言，婆婆急了，用手拍打着炕簾子嚷道：「你們都吃了犯胃的藥啦！咳！人家都是和和氣氣的過日子，沒見過咱這一家整天整整稜稜的，你見我白瞪眼，我見你背着臉，您有意見也說說道道不？」婆婆說着噘起嘴來，大兒媳婦春芝這才賭氣的開了腔：「咱還沒本事，人家手兒巧，指望着人家過哩！那有咱多的嘍呀！」

「手兒巧有罪不？」二兒媳婦卞秋雲吱嘮的一聲，嚇的老公公心一跳，差點兒從板凳上摔下來。

接着，妯娌兩個惡狠狠的吵了起來。春芝說：「你吃了我吧！」秋雲說：「你喝了我吧！」眼看兩個人就撕打在一處了。

妯娌兩個都動了火，

挽着袖子撈胳膊；

誰也想把誰吃下去，

你盼我死我盼你不活！

只聽得拍噼啦的連聲響，

巴掌只往臉上落。

打架打到熱鬧處，

門外來了個小哥哥，

走過來要把媳婦按到地，

拳打脚踢戰哆嗦；

只聽的「娘呀娘呀」哭聲叫，  
說到這裏住口，

也不知打的是那個？  
潤潤嗓子咱再說。

## 第二回

且說妯娌兩個正打到熱鬧之處，碰巧趕上老七的大兒吳鳳太從開州販糧回來，一見吵架就火到了頭尖，不說三四就把春芝打了一頓，這才沖散了妯娌倆個的一場惡打。

說到老七家的鬧嘴舌，街坊人說法不一：有的說：怨春芝自己沒本事，手脚鬆，還好哪嚕嘴。有的說：怨秋雲好誇口，做一個錢的活賣三錢的功，又好估個上風頭。可是妯娌倆誰也看不見自己的短處，誰也誇着自己的當陽橋——

春芝說：來到吳家二十年，

好光景不會過一天；

當初吳家是個窮光蛋，

少穿無吃苦黃連。

大年下沒吃過好白麵，

十冬臘月穿着破布衫。

那年災荒逃在外，

春芝我要飯隨後邊；

要了好飯孝順公婆用，

剩下的糠菜自己餐。

眼看公婆要餓死，

倒叫我春芝作了難；

狠狠心我把自己賣，

賣給一家財主當了環。

賣身銀價糧二斗，

打救了公婆活命還。

荒年過了我回家轉，

回家還是受熬煎。

吃了這頓沒那頓，  
爛鍋爐灶都是俺，  
到如今落的沒本事，  
她到吳家才幾日？  
她不過是年輕手兒巧，  
春芝我也不是好惹的，  
春芝這裏誇大口，  
秋雲說：看看誰的功勞大，  
毛主席號召婦女來勞動，  
閒時節白天織布夜紡綫，  
忙時候下地把農活做，  
去年春上鬧災荒，  
賣布賺來麥四斗，  
論工作我沒落過後，  
共產黨吸收我入了黨，  
丁春芝她算甚麼貨，  
別看她來到吳家早，  
她要是眼裏沒有我，

破布做棉棉改單，  
那個龜孫子脫過閑！  
千秋雲把俺下眼觀。  
翅膀硬的飛上天！  
氣喘活就掛到舌頭尖。  
拔根汗毛就立個大旗桿！  
秋雲那裏眼瞪圓。  
比比生產誰佔先！  
秋雲我又當女來又當男。  
爛鍋做飯做衣衫；  
起糞坑、墊豬圈又把水來担。  
光賣布我織了九丈三；  
吃到麥收過荒年。  
講抗戰，我勸丈夫把軍參。  
婦女裏選我當模範！  
粗手笨腳不能幹，  
論生產不在我頭前。  
王八妮看她能值錢！

她婢倆各誇各的花一朵，  
互不相敬來圍嘴，

有一天輪到春芝去燒鍋，

一個鍋上一個在鍋下，

秋雲一見春芝心發火，

春芝一見秋雲就有氣，

誰也不管誰的事，

天晌午公公來吃飯，

進廚房掀開鍋蓋看——

紅洞洞的大鍋，炸了道長紋有尺三！

且說老公公鋤了一晌地，肚子餓的像狼掏一般，本想回家吃個飽，那想掀起鍋蓋一看，藍烟動地饅饅成了一鍋黑炭，大鍋紅的崩火星，當中炸開一道尺來長的細紋——於是公公大叫：「真氣死我啦！」

公公氣的臉發青，

共產黨扶我翻了身，

我爲的是全家光景好，

摔盆打碗沒有數，

老七說着只往炕上躺，

誰也不說自己的臭金蓮；

打雞子罵狗把臉翻。

秋雲蒸饅籠上邊，

誰也不把話來談。

蒸饅忘了把水添；

忽隆隆大火鍋底填。

那怕它地陷塌了天！

廚房裏忽忽冒青烟。

祖奶奶不好啦！

罵聲您兩個敗家精！

生產發家不受窮。

那想碰上兩條絆腳繩！

炸壞了大鍋不心疼！

被窩裏埋頭光哼哼。

婆婆一見無了奈，

依她說灶君爺爺見了怪，

狗脚死骨作了祟，

月月禱告祛邪鬼，

擺上花花豬頭供，

保家姑姑老是不靈應，

一個好比那紅皮兒蒜，

兩個人誰也不忍讓，

只鬧的家庭沒法過，

公婆正在無奈處，

他說這事我來管，

要問這是哪一個？

保家姑面前求神靈；

血鬼撲門不安寧，

貓脚長虫虎門龍。

年年請神免災星；

通州香夜夜燒到明。

妯娌倆總是吵不清，

一個好比羊角兒葱，

辣對辣來兇對兇。

氣的公婆無計生。

忽然一人到家中，

管保您和睡過光景。

下回書裏說分明。

### 第三回

却說吳家兩個媳婦的鬧嘴舌，三天兩頭不斷，只鬧的家裏不像個樣子，妨害了生產。公婆正在無奈之際，忽然村支書吳允太走進家來，問明了她妯娌倆鬧嘴的原因，想了想：「這是一個共產黨員和非黨羣衆的團結問題，」便向老吳他倆口子說道：「請放心吧，你家的不和睦，黨支部一定幫助您設法解決，保證她妯娌倆和氣起來，團結生產！」



這一下子說的老吳倆日子喜的合不上嘴，連聲道謝的把吳允太送出家門。

這天，村支部開會，對於吳家的鬧嘴一事，展開了討論——

五個支委面對面，大家都來提意見：

有的說：清官難斷家務事，

有的說：鬧嘴妨礙大團結，

有的主張支部去解決；

這裏站起了吳允太，

各個支委把他看，

毛主席號召和陸大生產，

黨外羣衆要團結，

卞秋雲與她嫂嫂常瞪眼，

支部不管誰來管？

依我說召開黨的小組會，

只要秋雲吃透理，

大家拍手都贊成，

且說支委會作了決議之後，第二天黃昏就召開了黨的小組會。除了七個黨員外，五

個支委也到了會場。支書吳允太首先講了黨與羣衆的關係，作了一番啓發，接着黨員們

就提出了卞秋雲的「誇功」思想。這麼一提，可把秋雲氣壞了——

批腸掛肚把手纏；

家庭不和生產難。

有的認爲支部管的寬。

煙鍋子敲着東牆山；

吳允太的嗓子高又尖：

共產黨爲啥不管這一端！

生產建設不費難。

怎能成個好黨員？

難道說聽牠們去見官！

教育秋雲來轉變；

妯娌和陸不費難。

要把這事管一番。

黨員都把意見提，

剪髮頭來大板脚，

明朗朗的一對水晶眼，

眼看着同志們批評她，

依她說有功的就該賞，

秋雲這裏來辯理，

七嘴八舌上建議，

這個說：有功勞不要自己講，

那個說：只誇自己是花朵，

這個說：公婆不敢來惹你，

上風頭都是你來佔，

那個說：黨員就該有忍讓，

可是你一點不虛心，

人家生產把日子過，

全村黨員都像你，

這些批評如射箭，

秋雲只覺的頭暈眼花——耳朵吱吱

叫；

燈光下閃出來一婦女，

身子不高也不低；

小臉蛋長的真出奇。

滿心不服說道理：

無功就該受打擊。

多數的黨員着了急，

都給秋雲把意見提。

久後自有大家知；

你筐裏就沒攔了的梨！

妯娌不和光生氣；

遇事你沒有受過屈。

吃點虧沒什麼了不的！

成天價和妯娌擰眼皮。

你偏偏磨牙鬥嘴啥道理？

光景不會過富裕！

針對着缺點不姑息。

臉上竄火——腦袋跌拉到懷裏去。

却說這片言語，只說的卞秋雲無言答對，滿臉竄火，可把她羞壞了——

吳允太偷眼覷仔細，  
他恐怕秋雲受刺激，  
允太說：同志們這樣批評妳，  
妳婢們沒有仇和氣，  
只要妳有忍和讓，  
妳要是自高自大誇自己，  
再說妳是個孤零女，  
到婆家還有人親近，  
公婆面前要尊敬，  
妳煙和陸鬧生產，  
秋雲妳好好想一想，  
只說的秋雲心難過，  
卞秋雲抓住允太眼淚，  
要知後來怎和氣，

眼見秋雲把頭低，  
忙把言語變和氣。  
爲了愛護妳自己，  
鬧嘴吵架要不得。  
黨外人誰能擁護妳。  
脫離羣衆受孤立。  
七歲上沒娘長大的，  
除了婆婆是妳煙。  
嫂嫂如同手和足。  
保證過的甜如蜜！  
看看那是「是和非」？  
兩眼淚花滾滾滴！  
口口不住叫支書。  
下回書裏咱再提。

#### 第四回

且說天到三更時分才散了會，躺在床上的小秋雲翻來覆去睡不着。夜是靜悄悄的，

月光從窗戶縫裏射進來，照亮了秋雲那凌亂的頭髮，淚汪汪的眼睛。她想着：從小死去了娘，現在又和嫂嫂鬧嘴，越想越覺得自己孤單，於是低聲的哭了起來。

月兒漸漸往上昇，

想起娘呀死的早，

孤苦零仃成人大，

只說自己手兒巧，

誰知道誇功逞能不頂用，

街坊隣人笑話俺，

共產黨員該忍讓，

可是我一無「忍」來二無「讓」，

惹的公婆常生氣，

有心向嫂嫂去賠禮，

試了幾試沒張開嘴，

抽腿回到東屋內，

只聽見近處夜貓子叫，

秋雲好比那夜鷺鳥，

眼望紙窗流下淚，

秋雲悲淚到三更。

撇下秋雲好孤零！

十八歲來在婆家中；

年青心勝好誇功。

鬧的妯娌傷感情；

黨內開會來批評！

團結羣衆才能成。

遇事我好佔上風；

妯娌成了對頭兵！

邁步來在當院中，

恐怕嫂嫂不應聲。

面對着半明不滅的菜油燈。

聲聲叫的真難聽。

落得如此孤零零！

忽然大哭失了聲。

且說下秋雲想來想去，總覺得自己好比斷了絃的風箏，無依無靠，孤苦零仃，不覺

失聲大哭起來。

半夜三更冷清清，  
哭聲傳到房門外，  
嫂嫂抬頭仔細聽，  
有心前去把她勸，  
再說不把她來勸，  
邁步來在窗簷下，  
秋雲急忙收了淚，  
窗外站着人一個，  
秋雲長胆問是誰？  
急忙開開門兩扇，  
兩人手拉手兒說不出話，  
秋雲說：過去的鬧嘴都怨我，  
常言道：大人不把小人怪，  
不看僧面看佛面，  
春芝說：妹妹說的哪裏話，  
不念魚情念水情，  
過去的鬧嘴難怪妳，

卞秋雲悲痛睡不寧，  
夢中的嫂嫂吃一驚；  
原是秋雲放悲聲。  
怎奈她趕不合情；  
哭的春芝真心疼！  
連把秋雲叫幾聲。  
眼望窗戶看分明，  
吓的秋雲頭發蒙。  
春芝窗外應一聲。  
手拉嫂嫂到房中。  
淚珠兒滾滾眼睛紅。  
怨我秋雲好誇功；  
嫂嫂肚裏把船撐。  
全念俺秋雲年紀輕。  
狗皮襪子啥翻正？  
妯娌們好比一母生；  
大不讓小我不懂情。

兩個人說着面帶笑，

風捲殘雲現紅日，

她婢倆正在把話講，

呱呱不住的逆聲笑，

要問這是哪一個？

好比滿天雲彩遇春風；

紅日當空滿天晴。

忽聽窗外笑連聲；

兩房媳婦吃一驚。

待我說給諸位聽。

話說她婢兩個在半夜裏，彼此正在賠情，却驚動了二位公婆，喜的不禁大笑起來。婆婆見此光景急忙走上房，點上燈火，擺上香案，說道：「多謝保家姑姑顯靈驗，老人家長期保佑，保佑兩房媳婦一世和睦，永不鬧嘴……」說罷就磕起頭來。

婆婆一見媳婦和睦了，

到明日還你花花供，

老七一見心好惱，

兩房媳婦上房去，

春芝說鬧嘴不在神上事，

自己常好嘟嘟嘴，

從今後我要大讓小，

秋雲說：鬧嘴怪我好誇功，

吳允太幫我通思想，

從今後我要把嫂嫂敬，

殺猪宰羊謝神靈。

罵聲老婆妳糊塗虫！

見婆母笑的肚子疼。

怨我春芝不懂情；

惹的秋雲把氣生。

仗大欺小理不通。

黨內把我來批評；

秋雲我自覺來反省，

和和氣氣過光景。

今天功歸黨支部，  
婆婆聽說開了竅，  
上去扯下來神姑像，  
全家人團結到一處，  
天明二次召開家庭會，  
秋雲說：積極生產我帶頭，  
春芝說：別看我的手脚鬆，  
老七說：別看我已經六十歲，  
婆婆說：家裏屬我不中用，  
吳允太見她們妯娌得好，  
從此一家不鬧嘴，

保家姑姑有什麼現，  
心眼裏點上了一盞燈；  
手撕神軸子一火烘。  
公公喜的笑到大天明。  
精打細算把計劃訂。  
下地出替公公。  
家裏雜活我包工。  
幹起活來頂年輕。  
喂驢、紡花不消停。  
笑在臉上喜心中。  
生產發家有保證。

一九五〇年七月五日

## 老婆子和小金魚

王亞平

藍盪盪的大海望不到邊，  
靠海邊有一座小房子，

看不清天連水來水連天，  
房子裏一對夫婦住到老年，

他們倆在這裏住過三十三載，每日裏老頭兒撒網把魚打，這一天老頭兒朝着海水撒下網，分開網兜仔細來看，老頭兒二次撒下網，老頭兒抖精神撒下第三網，這金魚從頭到尾明閃閃，小金魚學會人說話，「老伯伯快快放我回大海，放俺回去一定重重來酬報，老頭兒大吃一驚忙倒退，我在海邊打魚三十三載，拿起金魚放回大海去，「我今放你回到大海去，什麼報酬我都不要，老頭兒收拾魚網回家去，他把放金魚的故事重說一遍，「罵一聲你越老越糊塗，

爲生活不怕受苦寒，老婆兒洗衣做飯勤紡棉。拉起網來沉甸甸，沒有魚、只有泥沙一大攤；拖上來是一堆海草在裏邊；撈到了一條金魚活鮮鮮，兩眼晶晶大又圓，叫聲打魚的伯伯聽俺言：俺離開了海水命就完，老伯伯的恩義大如山。」直吓的心裏不住地打顫顫，從來沒聽過魚兒能把話談，還對她親親熱熱說一番：隨着那大海波滔上下翻。但願你自由自在得安然！」看見老婆子正在紡棉，老婆子聽罷話馬上把險財寶到手你又扔到門外邊，



小金魚既然能學人說話，大海裏珍珠寶用不盡，你不見咱的木盆早已破爛，老頭兒急忙回到海邊去，他站在海邊就把金魚叫：打一個箭兒金魚跳出水，老頭兒打躬施禮就說話：

那天放你到海裏我就回家轉，爲的是有個木盆已破爛，小金魚點頭答禮忙回話：老伯伯你趕快回去吧，老頭兒回家來看見老婆子，不知足的老婆子破口大罵，「罵一聲拙口笨腮的打魚漢，木盆裏可能生財寶？」滾回去！快到金魚那兒去，告訴她，俺要好房子一座，

那一定是什麼精靈下了凡，酬報咱一件寶貝一生用不完，就只是要一個木盆俺也喜歡。」大海上輕輕的風兒吹波瀾，「金魚呵！快出來我有話對你言。」「老伯伯，你有話快快對俺談。」「金魚娘娘，咱這話真不好意思對你談，

老婆子罵的我不得安閒，要我求你把那新的添。」「這點小事很簡單！一個木盆子俺承擔！」一隻新木盆果真是在她面前。這一回比上一回罵得更歡：你命裏註定該受苦寒，也不能把小屋變成一片好宅院！把金魚再喚到海水上邊，房子裏床櫃桌椅都要齊全。」